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竒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爲皇后謚曰聖穆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爲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爲繼室太祖方事

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冊為淑妃拜妃弟廷璋為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願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即召弘裕弘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太祖崩葬嵩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嵩陵之側為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旻於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為謚呈官官至檢校工

部尚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裨將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妃歸為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為繼室太祖貴累封吳國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追冊為貴妃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為潞州牙將所得寘諸褚中以歸潞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以為子過於

所生居五六年，妃家悲思其兒，瑀求之人間，莫知所在。潞將仕于京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三，瑀以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仕晉，爲內職，契丹犯闕，進超歿于虜中。妃嫠居洛陽，漢高祖自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爲德妃。廣順三年卒，年三十九。妃兄三人：瑀、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姪守筠贈

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爲世宗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軍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尉侗，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動于懷。侗可贈太傅，追封剡王，信司徒，祀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年七

十二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

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微時所娶也。世宗爲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

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爲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  
出於將相之貴爲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  
守貞事漢爲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  
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  
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  
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  
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  
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  
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輩無犯

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  
不敢犯竒之爲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  
祖爲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爲  
天幸欲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  
毀形髮爲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  
益竒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爲繼室世宗即位冊爲皇  
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常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  
伺顏色漸爲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  
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  
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於

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于  
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苻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號  
周太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  
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爲誰氏宜哥與  
其二皆爲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  
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群  
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須  
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  
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天關

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  
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誠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  
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  
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  
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  
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  
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爲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  
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  
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軍封蘄王皇朝  
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鳴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已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終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如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評其善惡焉。

梁臣傳第九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發為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

客益窘爲人作戕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爲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爲鞋結。解以顧

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洽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爲可信任。梁之篡弒。翔之謀爲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爲人深沉。有大

略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  
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  
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爲  
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  
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內  
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  
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爲辱我請  
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  
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  
時貴家往往效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

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爲崇政使拜翔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  
嘗省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  
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曰故時河  
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  
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  
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  
子負薪渡水爲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  
遣賀瓌爲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憊矣受國恩深  
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爲怨言遂不用其後王

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  
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  
卿言今急矣勿以為對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  
帝三十餘年今雖為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  
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  
來敵勢已迫欲為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  
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為太  
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  
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  
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矣  
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皋俱從梁太祖為兵珍為  
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為太祖創立軍制選  
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  
珍珍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奔  
兗鄆未嘗不在戰中而常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  
黃巢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  
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  
太祖遣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  
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為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為備

遂下之。秦宗權遣盧瑋、張晳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爲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耶？」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郊，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晳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珍攻鄆州。珍

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爲降書，使人召珍，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甕城，而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軍皆死甕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囚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臨河李固分遣聶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豹于軍二千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者，陝州陝人也。初爲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爲太祖所敗。唐賓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

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  
賓佐之乃大勝珍嘗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  
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  
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才為和解  
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廐以待唐賓部  
將嚴郊治廐失期軍吏督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  
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唐  
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  
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湏明日董得少緩其事而  
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已夜矣不能

有所發翔因從容為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  
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  
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  
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  
五百匹為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權皆有  
功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  
進屯呂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  
儒逐楊行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  
為儒所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

兵柳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  
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  
屬師古師古攻破徐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  
鄆州臨濟水師古徹木爲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  
都見殺太祖已下兗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楊行密  
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  
祖爲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爲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  
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  
爲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  
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爲搖動士卒立斬之已

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強於天下而吳人號爲  
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  
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  
遂與孫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彊遭至  
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  
以弱而勝彊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  
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鄆城人也少從黃巢巢敗降梁從  
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鬪傷

面身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為大將。秦宗權掠地。賴亳及梁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洧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為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沅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恭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周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

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三閘門以待。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閘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兗州留後。以兗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淝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



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  
下洺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  
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  
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  
于梁從周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  
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  
破其八柵燕兵走追至于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  
太祖以從周爲宣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  
于滄州以蔣暉監其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  
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

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  
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  
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  
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鵝堤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  
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是時守文亦求  
救於晉晉爲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于青山  
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秦寧  
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  
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爲鄩所得厚  
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

降鄴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  
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  
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洛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爲將  
驍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晁柵又  
以騎兵破秦賢殺三千人敗晁於赤岡從朱珍掠淄青  
龐師古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  
古代珍存代唐賓以攻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  
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  
下遂下之從攻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

前出則爲其殿晉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  
得曹州太祖以存爲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  
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  
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  
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  
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太祖已即位閱騎兵  
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邪諸君寧復  
思之乎佗曰語又如此

張存敬譙郡人也爲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爲將  
善因危窘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

祖遣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爲諸軍都虞候太祖攻徐兗以存敬爲行營都指揮使從葛從周攻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鴟隄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漠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尸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含山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宋州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傅存敬子仁頴仁愿仁愿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頴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禮仁愿曉法令事梁唐晉常

爲大理卿卒贈秘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也爲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爲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太祖爲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爲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威將誅其牙兵惡魏兵彊未敢發求梁爲助太祖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爲將勇

於犯敵而少成算。每戰先發多敗。而周彝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為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為人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太祖初鎮宣武。以為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入慰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見。問梁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鑿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

馬頭下浮橋。以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歸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為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之。贈捍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軍。為牙將。太祖初就鎮。以為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洛州刺史。羅紹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為紹威計畫。乃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

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爲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鳥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彥卿乘鳥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旣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爲椳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傍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

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上道太祖即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金吾衛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避道前驅猝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襄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弒彥卿出太祖畫像事之如生嘗對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徙鎮威勝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

于鎮年五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交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  
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  
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  
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  
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  
彝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  
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  
以為夜中不欲驚它軍獨以三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

去身被十餘瘡。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毅勇功臣楊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為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為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為招討使。知俊未至，軍太祖自至。澤州為懷英等軍援，且督之。已而晉王李克用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陽。而諸將

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番岡，直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歸，詣闕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為不利，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慶，衍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

敗徙鎮感化其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偽爲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爲行軍司馬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因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漏洩事不成獨鄩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交鄆以葛從周爲交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

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徙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鄩鄩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爲之緩攻鄩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鄩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



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從周以禍福諭鄆鄆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降梁鄆乃亦降從周爲具齎裝送鄆歸梁鄆曰降將蒙梁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鄆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鄆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鄆皆用軍禮鄆居自如太祖益竒之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太祖遣鄆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

翔太祖乃以長安爲永平軍拜鄆節度使末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爲開封尹楊師厚卒分相魏爲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鄆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鄆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爲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鄆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鄆乃屯于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鄆曰閩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心

宜思良畫。鄴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鄴必勝之策。鄴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謂鄴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鄴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爲如何？諸將皆欲戰。鄴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鄴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鄴營。鄴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鄴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鄴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

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爲西歸而潛兵貝州。鄴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鄴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陣夾之。鄴爲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鄴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爲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鄴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反，拜鄴兗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鄴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鄴爲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鄴爲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

王文彦曰按司馬遷  
濫云空令守守張  
宗奭說之丁亥年  
相三有考異在宗  
實錄則云其志宗  
病年存考

皓段凝等素惡鄴乃譖之以爲鄴與友謙親家故其逗  
留以養賊已而鄴兵數敗乃罷鄴歸洛陽醜殺之年六  
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皆爲刺史鄴妾王氏  
有美色鄴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爲王淑妃明宗晚年淑  
妃用事鄴二子皆被恩寵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時遂雍  
爲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帥諸鎮兵討鳳翔戰敗東  
歸遂雍閉門不納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至者  
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大小  
皆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淄州刺史以鄴兄琪之子  
遂清代遂雍爲西京副留守遂清歷易棣等五州刺史

皆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  
中爲安州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  
稱之嘗爲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爲母執轡行  
數十里州人咸以爲榮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  
陽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  
其徒十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爲人木彊忠謹太祖愛之  
賜之名字以爲小校張晷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  
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  
全義乞兵於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

兵爲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甚以食軍，擊走罕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會內黃。遷滑州，牢城。過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踰濠，急攻之。會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甕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淠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毫，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趣徐州。比傳徐城下，瑾

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督，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節。存節爲將，法令嚴整，而令百得士心。潞人送者皆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爲行營排陣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

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鄜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晉相距于河上，存節病瘠。

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瘠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佗，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為德妃。歸霸少與其弟歸厚、歸弁俱從黃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晧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為遊兵，過晧柵，晧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殺晧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

攻蔡州蔡將蕭顥急擊太祖營歸霸不暇請與徐懷玉  
分出東南壁門合擊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兗鄆  
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千守之與朱瑾逆戰金鄉大敗  
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  
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破劉仁恭於內黃功出  
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  
軍曹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  
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事末帝為顯官以  
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弟歸厚字德  
坤為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眾張晁屯赤岡歸厚與晁

獨戰陣前晁憊而却諸將乘之晁遂大敗太祖大悅以  
為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  
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騎  
直往取之矢中其左日柳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從  
後至友裕徙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  
高望之鄆兵纔千人太祖與歸厚以聽子軍直衝之戰  
已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  
歸厚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鬪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  
第取之以為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太  
祖見之泣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昇歸宣武遷右神

武統軍歷洛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屈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卿歸弁爲將亦善戰開平初爲滑州長劔指揮使子漢融梁亡皆族誅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爲人沈嘿多智善劔槊秦宗權陷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爲拔山都指揮使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卧帳中諸將彊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

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玉亳州雋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

懷玉爲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爲永城鎮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隄靈昌酸棗懷玉以輕騎連擊破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劍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岡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兗鄆破徐宿懷王金創被體戰必克捷所得賞賚往往以分士卒爲梁名將本名琮太祖賜名懷玉從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東攻兗破朱瑾於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揚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完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屬歲屢豐乃繕兵治壁爲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梁東境懷玉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

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于澤州晉人攻之爲隧以入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時歷曹晉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玉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崩友珪自立宋友謙附于晉以襲鄜州執懷玉殺之



臣

